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降
雪
玄
霜

下

太白文之出版社

滿林秋色
楓芒寬
王唐成卷之四
印



紫林秋色
機元寬
唐成泰
畫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绛雪玄霜

下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绛雪玄霜

【台湾】卧龙生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42.375 印张 1053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 册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6—4

ISBN 7—80605—398—0/I·346

(上、中、下)定价:58.00 元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四 十 回	悔既往二怪同心	(887)
第四十一回	受盘查难释众疑	(896)
第四十二回	除异己又动杀机	(916)
第四十三回	陈玄霜寻访情郎	(937)
第四十四回	红衣女挟持血池	(963)
第四十五回	入密洞连番遇险	(1002)
第四十六回	进血池五毒显威	(1017)
第四十七回	冥岳主师徒交手	(1037)
第四十八回	遣遗物交换方郎	(1065)
第四十九回	情未了生不如死	(1088)
第 五 十 回	焚遗书武林消灾	(1102)
第五十一回	陈玄霜拜师鬼仙	(1126)
第五十二回	周蕙瑛舍命救人	(1154)
第五十三回	决胜负双双毙命	(1172)
第五十四回	拜高僧再修绝功	(1199)
第五十五回	霸武林双泉联手	(1218)
第五十六回	酬情意泄露冥密	(1238)
第五十七回	赐折扇传柬天下	(1262)
第五十八回	鹊桥会冥妖绝命	(1287)

第四十回 悔既往二怪同心

方兆南微微一笑，若无其事的说道：“四大剑派的剑招变化既在伯、仲之间，那教出来的弟子，武功也是一样的了？”

大愚禅师听他尽说些不着边际之言，忍不住轻轻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方施主……”

方兆南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老禅师有什么指教之言，咱们以后再谈不迟，此刻寸时如金，在下想多向天星道长讨教讨教。”

天星道长脸色一变，沉吟了良久，说道：“方大侠是存心要难倒贫道了……”

他为了保持一派宗师的身份，故意笑了一下，接道：“学武之道，首重天赋，次重师承，虽然同出一师，亦有强弱之分，贤与不肖之别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近百年来，四大剑派之中，可有过杰出的人才弟子么？”

天星道长道：“你可是审问贫道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晚辈诚心讨教。”

天星道长道：“昔年四派比剑争名时，贫道正值功候要关，故而缘慳一面。”

方兆南长长叹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躬身一个长揖道：“四大剑派比剑结果如何？”

天星道长道：“互有伤亡！”

方兆南道：“起因为何？”

天星道长心中虽然不满方兆南问话的神情，但看他礼貌周

全，只好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意气之争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盛名累人，如若四大剑派的创招变化，不是在伯、仲之间，也不会引起这一场比剑的事了。”

天星道长是何等人物，似是已听出了方兆南言词中弦外之言，不禁一皱眉头。

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道长的武功盛名，和南北二怪并举江湖，因此，彼此都觉得极难忍受对方的冷讽热讥，一两句口舌之争，即演变成一场火拼之战……”

天星道长脸色肃穆，望了大愚禅师和方兆南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方兆南又躬身一揖，说道：“如若道长能退让一步，这一场势均力敌的火拼，当可免去。”

天星道长脸上神情屡变，显然他内心，正有着无比的激动，但他仍然默不作声。

方兆南继续说道：“老前辈请恕晚辈饶舌，这是一场谁也难以预料结果的搏斗，老前辈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北怪黄炼，亦无决胜之心，不论胜负如何，但定是一个悲惨的结局……”

天星道长肃然接道：“你来见贫道，就只为这件事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一来慕名拜见，二来想求老前辈赐给晚辈一个薄面，免去这场意气之争。”

大愚禅师听他绕了半天圈子，由四大剑派比剑之争，转到劝免天星道长和南北二怪的争斗之上，其间借天星道长之口，说出那次比剑之害，用心深刻，词锋尖锐中不失谦和，不禁暗中大加赞赏。

只等天星道长沉吟了良久，缓缓说道：“这等口舌意气之争，贫道原不放在心上，但昆仑派在武林中的威名，却不能断送在贫道的手中，如若南北二怪心存和解之意，贫道自是愿以息事宁人之心，免去这场无谓的是非之争，但如让贫道向他们求和，那就

不如彼此在武功之上，分个高下出来。”

方兆南笑道：“老前辈如赏给在下一个薄面，南北二怪之处，自有晚辈劝阻。”

天星道长眉头一耸，还未来得及答话，方兆南又抱拳一揖，抢先说道：“道长一言九鼎，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南北二怪那里由晚辈予以劝说，老前辈正在行功时间，晚辈不再打扰了，就此别过。”

说完，转过身子，大步而去。

大愚禅师合掌一笑，低声对天星道长道：“道兄为我们少林的事，千里跋涉，大驾亲来，老衲感激莫铭……。”

天星道长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，似是十分尊敬，赶忙手掌立胸说道：“冥岳妖妇志在独霸武林，贵派只不过首当其冲而已，贫道赶援来迟，心中已十分不安，老禅师再这般客套，当真是叫贫道无地自容了。”

大愚禅师道：“道兄高瞻远瞩，老衲佩服的很。”

说完转过身子，紧随方兆南身后而去。

天星道长送到跨院门口，说道：“两位慢走，贫道不远送了。”

大愚禅师回过身子，合什答道：“道兄请回。”

就这一瞬工夫，方兆南已到了数丈之外。

大愚禅师突然加紧脚步，追了上去，说道：“方施主灵舌慧心，淡淡几句话，竟然把一场杀劫化解开去！”

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辛、黄二位老前辈处，尚请施主费上一番口舌，代为解说，老衲不去打扰他们了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禅师不去也好，这两个人生具冷怪的性情，言语犀利，极是难听，而且也不能单刀直入的劝说他们，目下天下英豪和各大门派中人，纷纷赶来嵩山助阵，老前辈身代掌门之

职，自当周旋于诸位嘉宾之间。

南、北二怪处，自由晚辈全力去劝说，天星道长处，还得老前辈再费一番口舌，消去这一场杀劫。”

大愚禅师道：“方施主年少英俊，机智卓绝，又无少年人的骄横之气，老衲阅人多矣，但像施主这般少年持重之人，绝无仅有。”

他这推崇之言，似是字字出自肺腑，不待方兆南答话，急急的转身而去。

方兆南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想到昨夜的惨烈之战，不禁泛升一种凄凉之感，他缓缓转过身子，慢步向前行去。

幽静的禅室中，南北二怪盘膝对坐着，两人同时微闭双目，似是都正在运功调息。

方兆南怕影响了两人行功，小心的放轻了脚步，走近木榻。

北怪黄炼突然睁开了微闭的双目，凝注方兆南的身上，笑道：“小兄弟。”

他这忽然改变称呼的口气中，充满着慈和、热情，反使方兆南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，他回顾了黄炼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北怪黄炼急急摇头说道：“我和辛老怪相处的数十年中，恩怨纠缠，各自心怀鬼胎，一直无法分辨出是友是敌，得你一番话，消除了我们数十年无法消除的心病，只此一点，老夫就感激不尽……”

南怪辛奇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数十年来，咱们相扶相助，情谊早生，只是彼此心目中，都无法消除名气之争，视对方如生平中唯一劲敌，才不断演出相搏相斗之局……。”

他扫掠了方兆南一眼接道：“方兄弟几句话，点破了你我之间的一层隔阂，使那在暗中滋长数十年的情谊，陡然间泛现在心头，想想我们相处的这段岁月中，除了斗气动手以外，所作所

为，那一份不是相扶相助的事？”

北怪黄炼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能够早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，坦坦诚诚的相互切磋武功，对你我两人都将有着甚大的收益……”

他缓缓把目光投注到方兆南的脸上，道：“老迈了，我们相遇的太晚了些，此事如若提早了数十年，当今的武林局势，当又是一番形态。”

南怪辛奇也把右手慢慢的伸了出去。

这两个被人们视为怪物的老人，终于把两双手紧紧的握着，相视而笑。

方兆南偷眼望去，只见两人笑意中，流露出无比的凄凉，同时滚下了几滴老泪。

方兆南道：“一年之前，晚辈殷殷期望正和老前辈昔年用心一般，如何能在武林之中扬名，但这不足一年的时间之中，晚辈身历目睹诸多惨变，深深的体会盛名得之不易保名更难，早已雄心消散，只望能仗凭所学，做一点武林之事，早日息隐，落个数十年清静岁月，心愿已足了！”

北怪黄炼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辛老怪，咱们不能再为往事悲伤，老迈感叹了，影响所及，害得这位年纪轻轻的方兄弟，也受了咱们感染，意志消沉，雄心不长。”

南怪辛奇突然一跃而起，目注方兆南笑道：“我和黄兄，数十年江湖行踪，只知为私人争名争气，不辨是非，全以自己的好恶之念，到处胡作非为。

我们生平之中，经历了无数凶险，但件件都不能流传后世，传诵百代，是以才有老怀落寂，不胜忏悔之感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牛鼻子老道的丹药，倒是很灵，我经过这半日运功调息，已觉着伤势好了大半，看来三五年内，还不致老迈而死……”

方兆南接道：“大哥武功精纯，再活上三五十年，也不算什么难事。”

南怪辛奇微微一笑道：“三五十年，我老哥哥倒不敢想，除非被人家打死之外，活上个三五年，大概还有希望，不论能活好久，但我将尽我风烛残年之力，助你成就一番事业。”

方兆南揖拜道：“这个叫小弟如何敢当，大哥千万别再提它了。”

北怪黄炼道：“我也有此心意，已和辛老怪商量过了……”

他们两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我们南北二怪，大半生江湖岁月，也都是留给人们可怕可畏之事，除了两人各怀鬼胎相处在一起，别人对我们，无不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。

暮年晚景遇得你这样个年轻之人，不但对我们有着相救之恩，而且还替我们南北二怪，消除了数十年一直相互猜忌之心。

因此一点，已够我们受用不完，何况感恩应回报，理所当然，兄弟如再推拒，那就是清浊不分，不愿交我们这两位老哥哥了！”

方兆南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小弟薄德能鲜，如何能当得二位这等深情的爱意，只怕要有负两位的期望了！”

辛奇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就一言为定，老弟也不用作谦词，南北二怪一生行恶，坏事作完，暮年老迈之时，也该作几件有益世人的事情，给他们看看，也好给当代之人一新耳目，武林后辈有个借镜。”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“这两人一生孤僻，彼此相处了大半生，一直相互猜忌，不敢信任，自然是再不会有其他的朋友，他们这般的对待我，我如果拒不相受，只怕要激起他们愤怒之心了……”

心念一转，肃然说道：“两位这般相待小弟，我方兆南感激不完，但我既不存争霸武林之心，又无意自立一派门户，两位只

要相助我在武林做件大快人心的事，也就够了……”

南怪辛奇 接道：“不论你要做什么，我等均将全力以赴，助你成功。”

方兆南突然转脸望着北怪黄炼，打铁趁热的说道：“小弟现有一事，想求黄兄赐允。”

北怪黄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是我和昆仑派牛鼻子老道订的比剑之事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不错，昆仑派乃当今江湖上正大门派，一两句意气之言，引起一场杀劫，太过不值，请看小弟面上，免去这场约斗算了！”

黄炼略一沉吟，笑道：“兄弟既然觉着不值，那就不用比了。”

方兆南抱拳一揖，“多谢大哥赏脸。”

黄炼突然转脸望着南怪辛奇说道：“辛老怪，你今年几岁了，方兄弟年轻最小，排行最低，那是不用说，咱们两个抢谁大谁小，倒是该先行算算，免得他叫起大哥来，咱们两个抢着答应。”

南怪辛奇笑道：“不用算了，就算你是老大如何？人说咱们南北二怪，我一直在你前面，你当老大，咱们就两不吃亏了。”

黄炼仰脸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大约算来，我大概一百零一岁。”

南怪辛奇看他神色之间一片认真之情，心中甚是感动，当下低头默算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大概九十九岁了，如果你算的不错，那就长我两岁。”

黄炼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在下是老大了？”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“这两个一生孤寂的老人，数十年中造了无数的杀孽，想不到临老之际，竟然幡然悔悟，这两人已到了善恶的边缘，可以为恶，也可以为善，此时此刻，必需激动他们向善之心。”

心念一转，立时长揖说道：“大哥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”

说完，真的拜倒地上，大礼叩见。

北怪黄炼正襟而坐，竟然受了方兆南大礼参拜。

方兆南抬头望去，只见北怪黄炼一双隐在花白长眉下的环目中，泪光莹然，濡濡欲滴。

他伸出干枯的右手，摸在方兆南的头上，说道：“兄弟，我这一生之中，从未接受过别人这般的敬意，虽然常常受人参拜，但那些拜我之人，内心之中，都对我充满着怨恨，他们是乞求我饶了他们的性命……”

他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大哥老迈了，不知那一天会突然死去，我这一生中，双手沾满了杀孽、血腥，早该死去了，上天却让我年登古稀，大概就是要临死之前，遇上你这么一位小兄弟。

我不愿回顾既往忏悔昔年之错，但却愿将以残余之生，助兄弟在武林中创出一番事业，南北二怪的行动，一向是只有好恶之念，没有是非之分，兄弟，今日老哥哥受你这一拜，日后的岁月里，将全力以赴助你成名江湖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大哥这般垂顾小弟，真叫我不知如何报答。”

黄炼笑道：“快去拜见过你二哥吧！南北二怪数十年江湖行踪，从来就是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合我们二人之力，大概不难使你扬名武林，雄视江湖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小弟只望得二位兄长助力，作几件有益于人间之事，怎敢妄图称霸武林……”

说着转过身子，又对南怪辛奇拜了下去。

辛奇也和黄炼一般的正襟而坐，接受了方兆南的大礼。

禅室中洋溢着和蔼的气氛，素来冷酷的南北二怪，脸上都泛着一片慈祥的微笑。

只听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，大愚禅师突然出现在禅室门口。

方兆南欠身一礼道：“老禅师。”

大愚禅师合掌笑道：“施主的身体可好些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多谢挂念，晚辈精神很好。”

大愚禅师笑道：“天下各大门派，不知如何知道了冥岳妖妇相犯我们少林之事，纷纷赶来助拳，老衲在接风酒宴之上，谈起敝寺能得保存，方施主厥功第一，辛、黄两位老前辈仗义勇为，出手相助，才使敝寺脱出这次劫难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主要的还是贵寺中弟子用命，晚辈何敢居功？”

大愚禅师微微一笑道：“老衲谈起了方施主勇拒强敌之事，与会之人，无不心生敬慕，特命老衲赶来相请一见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禅师这般的夸奖晚辈，叫我如何敢当？”

大愚禅师道：“老衲原不敢打扰施主，但施主如若精神甚好，那不妨请去一见。”

方兆南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老禅师这般抬举晚辈，晚辈如再推辞，就有些矫情了。”

大愚禅师望了南北二怪一眼，低声对方兆南说道：“辛黄两位老前辈盛名早已传遍江湖，兴会之人大都早已闻名，不知可否也把两位请去一见？”

方兆南还未及答话，北怪黄炼已抢先说道：“不用了，南北二怪已经老迈了，让我们这位小兄弟代表去吧！”

大愚禅师合什答道：“两位既然不愿露面，老衲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他回顾了方兆南一眼，道：“当今九大门派，已有五派掌门人亲自赶到，均在酒席筵前等待施主，咱们走吧！”

方兆南应了一声，轻轻带上禅室木门，紧随在大愚禅师身后而行。

第四十一回 受盘查难释众疑

穿过几重庭院，到了一所高大的殿门之前。

大愚禅师横向旁侧让开一步，道：“方施主请。”

方兆南欠身一礼，缓步走入大殿之中。

这是少林寺最后一幢的大殿，左傍达摩院，后依藏经阁。

广敞的大殿中，早已备好了五桌酒席。

居中一桌，坐着青城派的青云道长、昆仑派的天星道长，另一个青袍老叟和一个全身白衣的中年妇人，及一个面色红润，形如孩童的黑衣人。

另外四个圆桌之上，分坐各色装束的人，有疾服劲装的英挺少年，有道装佩剑的中年人，有身着袈裟的和尚，和两个身着翠绿裙衫的少女。

方兆南除了认得青城派的青云道长，和昆仑派的天星道长外，就只认识随同青云道长同来的弟子张雁一个。

他先对张雁点头一笑，停步不前。

他无法分清楚座中人的身份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坐入那个席次中，只好停下脚步。

大愚禅师急行两步，走到方兆南的身侧，高声说道：“这位就是老衲刚才谈起的方施主了。”

大殿中所有之人的目光，一齐转目注视在方兆南的身上，有的点头示意，有的拱手作礼。

大愚禅师欠身肃容，把方兆南让入居中一席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老衲替方施主引见这位当代高人。”

德高望重，名播八表的大愚禅师，对待方兆南的恭敬神态，使居中席位上的各派掌门宗师，不得不起身相让。

天星道长当先站起，欠身一笑道：“方大侠。”

青云道长也接着站起，挥手一笑。

这一来，那青袍老叟，和那白衣中年妇人，以及那面色红润形如孩童的黑衣人，也随着站了起来。

大愚禅师指着那青袍老叟道：“这位是雪山派的石三公石老前辈。”

方兆南一抱拳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石三公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晚来一步，未能目睹方大侠一显身手，当是一大憾事。”

方兆南只觉脸上一热，道：“大愚老前辈有意夸奖，使晚辈汗颜无地。”

大愚禅师指着那位白衣中年妇人，接道：“这位女施主，是点苍派的第七代掌门人曹燕飞。”

方兆南躬身垂首，抱拳说道：“晚辈方兆南，见过老前辈。”

曹燕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方大侠不用多礼，本座已得大愚禅师之口，闻得你的神勇。”

大愚禅师又指着那面色红润，形如孩童的黑衣人，道：“这位乃是崆峒派的童叟耿震，耿老前辈。”

童叟耿震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二十年未履江湖，中原武林形势已大变不少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老夫又见一代少年英雄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。”

大愚禅师端起座前酒杯，道：“为我们少林之事，有劳诸位长途跋涉，老衲感激不尽。”

当先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群豪各自干了一杯酒，落了坐位。

童叟耿震目光环扫了大家一眼，道：“南北二怪没有来么？”